



皇帝全传

HUANGDI  
QUANZHUAN

# 乾隆皇帝

宋乃秋 / 编著

JINGDIAN  
ZHENCANGBAN

经典珍藏版

展开浩浩历史长卷，尽览壮阔瑰丽传奇；  
引领最新阅读时尚，开创诠释帝王先河；  
以真实史料为框架，结合曲折情节演绎；  
深度解析历史层面，立体展示帝王风采。



延边人民出版社

皇帝全传

HUANGDI  
QUANZHUAN

# 乾隆皇帝

宋乃秋 编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经典珍藏版

JINGDIAN  
ZHENGANGBAN

展开浩浩历史长卷，尽览壮阔瑰丽传奇；  
引领最新阅读时尚，开创诠释帝王先河；  
以真实史料为框架，结合曲折情节演绎；  
深度解析历史层面，立体展示帝王风采。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承范

## 皇帝全传——乾隆

编著:宋乃秋

---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友谊路363号 邮编:133000

电话:0433-2902107 网址:<http://www.ybcbs.com>

印刷:康达印装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650×960mm 1/16 印张:300 字数:7200千字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3次印刷

---

ISBN 978-7-80599-294-5

定价:676.00元(全20册)

# 皇帝全传

HUANGDIQUANZHUAN

|       |       |
|-------|-------|
| 秦始皇   | 朱元璋   |
| 汉武帝   | 努尔哈赤  |
| 刘 邦   | 皇 太 极 |
| 曹 操   | 康熙皇帝  |
| 隋 炀 帝 | 雍正皇帝  |
| 李世 民  | 乾隆皇帝  |
| 武 则 天 | 光绪皇帝  |
| 赵 匡 胤 | 慈禧太后  |
| 成吉思汗  | 洪 秀 全 |
| 忽 必 烈 | 李 自 成 |

JINGDIANZHENCANGBAN

经典珍藏版

## 前言

乾隆(1711年~1799年),是雍正帝的第四子,康熙大帝的爱孙。乾隆乾自幼聪慧机敏,六岁开始学文习武,深得其父的喜爱,祖父康熙更是将他当作掌上明珠,将其安排在身边,早晚教诲,又让贝勒们教他练习骑射和火器,因此乾隆骑技高超,箭法精准,学有所成。乾隆对康熙感情颇深,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把自己的祖父作为楷模,进行效仿。

乾隆即位之初就大力整顿朝纲。他在前两朝的基础上锐意革新,勤于政事。政治上,他相继平定国内各种大小叛乱,曾先后两次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一次出兵平定回部叛乱,两次扫平大小金川叛乱。一次出兵台湾,征服缅甸和安南,两次派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并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还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本人亦对自己的战功感到骄傲,在其晚年撰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将他参与的重大战争及取得的胜利誉为“十全武功”,并自称为“十全老人”。而事实上,这些战争也的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通过战争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巩固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

在经济上,乾隆注重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屯田垦荒,并对有技术、勤耕细作的“上农”进行奖励,减免赋税。乾隆在位60年,减免租税一直坚持不断。同时,他还注重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重视发展商业,还为商业的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政策。在文化上提倡汉学,编纂大量图书,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应该是《四库全书》。在他统治期间,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乾隆在重视文化的同时也大兴“文字狱”,以此来摧残文化。而且,他好大喜功,曾六下江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特别是晚年的乾隆重用贪官和坤等人,使贪污之风再次蔓延,国家财政也出现亏空。再加之各地官员又大肆搜刮民财,百姓生活日益艰难。

才华横溢的乾隆还以风流著称,他一生有三位皇后,五位皇贵妃和众多嫔妃,此外还处处留情。民间也因此留下了诸多传说。喜欢游山玩水的他每到一处名胜古迹,一般都会吟诗作赋,并作诗赋以鼓励地方官员。乾隆精通书法,常为名山古刹,新祠旧庙题写匾联,如西湖行宫的“镜冶澄





怀”、明陵的“开基定制”、海宁海胜庙的“保障东南”等。

乾隆在位 60 年后,把帝位传给其子嘉庆,并自称太上皇,但仍旧主持朝政,直到嘉庆四年他死去为止,实际掌权统治中国达 63 年之久,不仅是历代封建帝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岁数最大的一位,卒年 89 岁。

本书以翔实的史实资料为背景,并运用了全新视角编织了与内容密切相关的精彩情节,将正史与野史,事实与传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乾隆皇帝的生平事迹更加生动、更加完整、更加真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

# 目 录

## 第一章 乾隆问世

|   |    |
|---|----|
| 一 | 1  |
| 二 | 2  |
| 三 | 3  |
| 四 | 5  |
| 五 | 6  |
| 六 | 8  |
| 七 | 9  |
| 八 | 10 |
| 九 | 12 |
| 十 | 13 |

## 第二章 乾隆新政

|   |    |
|---|----|
| 一 | 17 |
| 二 | 18 |
| 三 | 20 |
| 四 | 23 |
| 五 | 24 |
| 六 | 26 |
| 七 | 29 |
| 八 | 31 |
| 九 | 33 |
| 十 | 38 |

十全天子

乾隆



## 第三章 冀为成康

|    |       |     |
|----|-------|-----|
| 一  | ..... | 43  |
| 二  | ..... | 48  |
| 三  | ..... | 54  |
| 四  | ..... | 56  |
| 五  | ..... | 78  |
| 六  | ..... | 83  |
| 七  | ..... | 88  |
| 八  | ..... | 90  |
| 九  | ..... | 95  |
| 十  | ..... | 103 |
| 十一 | ..... | 109 |

## 第四章 微服下江南

|   |       |     |
|---|-------|-----|
| 一 | ..... | 123 |
| 二 | ..... | 130 |
| 三 | ..... | 134 |
| 四 | ..... | 138 |
| 五 | ..... | 140 |
| 六 | ..... | 148 |
| 七 | ..... | 150 |
| 八 | ..... | 156 |
| 九 | ..... | 167 |
| 十 | ..... | 177 |

## 第五章 和坤得宠

|   |       |     |
|---|-------|-----|
| 一 | ..... | 183 |
| 二 | ..... | 193 |
| 三 | ..... | 199 |
| 四 | ..... | 204 |
| 五 | ..... | 212 |



|    |     |
|----|-----|
| 六  | 217 |
| 七  | 222 |
| 八  | 237 |
| 九  | 244 |
| 十  | 257 |
| 十一 | 270 |
| 十二 | 283 |

## 第六章 持盈与保泰

|    |     |
|----|-----|
| 一  | 294 |
| 二  | 306 |
| 三  | 310 |
| 四  | 315 |
| 五  | 322 |
| 六  | 330 |
| 七  | 339 |
| 八  | 346 |
| 九  | 352 |
| 十  | 365 |
| 十一 | 372 |
| 十二 | 378 |

## 第七章 由盛入衰

|   |     |
|---|-----|
| 一 | 389 |
| 二 | 393 |
| 三 | 402 |
| 四 | 409 |
| 五 | 414 |
| 六 | 418 |
| 七 | 426 |
| 八 | 431 |
| 九 | 442 |
| 十 | 449 |



## 第八章 三載太上皇

|   |       |     |
|---|-------|-----|
| 一 | ..... | 452 |
| 二 | ..... | 456 |
| 三 | ..... | 461 |
| 四 | ..... | 465 |
| 五 | ..... | 467 |
| 六 | ..... | 469 |
| 七 | ..... | 470 |

十全天子

乾隆



## 第一章 乾隆问世

—

康熙四十九年炎热的夏天刚刚过去，在热河避暑山庄的康熙皇帝照例要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康熙皇帝担心天下太平久了，呈马皇孙们荒废了武艺，懈怠了身手，借此作为一种习武锻炼的机会。

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康熙决定带领着皇子皇孙们赶在八月底进行最后一次猎鹿。

这天，康熙皇帝骑着高头大马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离承德不远的阿格鸠围场，大家知道这个围场鹿多。

通常鹿这种动物非常敏感，不仅与虎豹豺狼不会近住，同类也难以合群，因此行围猎鹿，要把鹿赶出来，这也叫哨鹿。要派一名侍卫，身披鹿皮，头顶一具制得极其逼真的假鹿头，哟哟地学公鹿的鸣叫声。只要听见远远的山峦有了和鸣的鹿声，那一定是母鹿找公鹿来了！猎鹿的人趁机围剿母鹿。

哨鹿之声一起，康熙皇帝提着猎枪，端坐在马背上，静静等着。山间升起的薄雾将他包围起来。很快，远近的山林传来了母鹿连绵不绝的应和之声。那种母鹿的叫声非常动人，很难形容，充满情感。一会儿，林间出现了鹿影，母鹿徘徊瞻顾，在找公鹿。看着母鹿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康熙这才端起猎枪，向一头极大的鹿开火。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寂的晓空，接着便听见一片欢呼声，那只鹿已被康熙皇帝一枪打中要害，倒在血泊中了。枪声如进军的号令，后面的皇子皇孙一齐策马飞奔，发现鹿影，紧追不舍。一场勇气与战斗力的竞技开始了。

第一队的领队是皇四子胤禛，他左手握缰，右手提枪，不错眼珠地直视着前方，随时准备向鹿射击。突然，一只梅花鹿从山口窜进了山谷；也许是看到情况不对，这只梅花鹿飞一般朝着山里驰去。它那棕色的身影极为醒目，就像一团燃烧的云在向前飘浮。四皇子打马在梅花鹿后面紧追不舍。胤禛与梅花鹿一前一后，追逐了约有一顿饭的工夫，胤禛终于找到下手机会。他举枪瞄准射击，第一枪打中鹿头，母鹿接着向前跑去。胤禛接着举枪射击。第二枪打中鹿胸，眼看它的脚步慢了下来，踉跄着没走几步，侧身倒下。胤禛勒住了马，长长地出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胤禛看看周围的景物，只见这个幽谷极其深邃，里面长满了参天的古松，一株株苍劲的松树，树干笔直粗壮，两三个人合抱犹难抱拢。如盖的树冠紧密相连，遮得谷中的光线有些幽暗。

这时宁静中隐约听见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胤禛回身看时，那个名叫那全的侍卫，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爷的马跑得太快！”那全滚鞍下

十  
全  
天  
子

乾  
隆





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家都跟丢了。”

胤稹得意地笑着,取下系在马鞍上的皮水壶,拨开塞子喝了几口,指着鹿问:“这只鹿怎么办?”

“砍下鹿角回去登帐。”那全一面取木碗,一面说道:“奴才取鹿血来给爷喝。这可是好东西!”那全很快就端来一碗鹿血,胤稹将温热的木碗接了过来,一口气喝了大半碗,他皱了皱眉,嫌鹿血腥气不想再喝了。“快去砍鹿角,完事了好走。”那全已缓过气来了,动作十分利落,砍下鹿角,插在腰带上,然后服侍主人上马,缓缓向南行去。

马没跑多远,胤稹突然觉得浑身热了起来,冲动得厉害,他心里大叫不好,这碗鹿血的劲道发作了。此时此地,惟有平心静气,尽力自制才好。可是不管胤稹怎么样努力,也压不住那一团火,胤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这种蓬勃的情欲让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情急之中大声叫道:“那全!”那全策马在前,听得喊声,圈马回来,听候主人发话。

“这儿附近有人家没有?”

那全摇摇头说:“不会有的。”

胤稹不知道怎么说了,脸涨得通红,连一双眼睛都是红的。整个人如同烧着了一般。那全大为诧异,凝神细想了一会儿,才小声问道:“爷可是涨得难受?”

胤稹用力点着头,如释重负似地答说:“涨得一刻也忍不得。”

“那,那可怎么办呢?”

胤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觉得躁急难耐,他心里涌动着一股邪火,不由得恨恨地骂道:“混账东西,平时白疼了你,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肯用心去办!”那全不敢回嘴,苦苦思索了一会儿,他抬眼向周围望去,突然眉头一展,说:“有法子了,翻过山,就是园子,我去找个妞儿来替爷……”

“园子”就是避暑山庄,则“妞儿”自然是宫女。清朝的家法极严,皇子勾搭宫女,亦算秽乱宫闱,会受到谴责。所以胤稹直觉地认为那全荒谬绝伦,越发生气。

“你简直是畜生!说出这样的话来,可知你心口中无父无君,就该捆到内务府,一顿板子打死!”那全吓得脸色都变了,自然不敢再作声。胤稹说完话以后也就后悔了:细想一想,此事也没有什么做不得。自己刚才问附近有没有人家,下意识里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自己讲话如此之硬,自己要想转圆,已万万不能,因而脸上现出一副沮丧的神色。

## 二

这副神色落在那全眼中,未免困惑。他想像中所见的应该是怒容,怎么会是这样可怜兮兮的神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全仔细一想,恍然大悟。主人的性情,向来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为今之计,不管他说什么,只要能找来“妞儿”就决不会错。想停当了,便说一句:“爷请上马吧!”

一面说,一面认蹬攀鞍,跃上马背,狠狠加上一鞭,往南直上坡道。胤稹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去找宫女,只得窝着一张被性欲膨胀弄得有些变形的脸,跟在他的后面打马前行。



走了几里路光景，那全在林边一座小屋前面停了下来。“爷，”那全指着小木屋说，“请里面等等，我尽快回来。”说完，匆匆走了。

这下，胤稹心里明白了。走进小屋一看，里面有张土炕，炕上铺着一领旧草席，

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胤稹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四皇子平日威严的风度。他脱去紧身的打猎服，把衣服顺手丢在炕上；他又把靴子脱掉，光着一双呼呼冒着热气的脚在小屋里急躁地来回走动着。时间在煎熬中过得很慢，他心里大骂那全这个狗奴才去了那么久。就在胤稹被这团情欲之火折磨得脸色由红变紫的时候，听得屋外有个很清脆的女音传来，胤稹心里不由得一阵扑通扑通乱跳。那个女人说：

“你大老远带我上这儿来，神秘兮兮的，到底有什么事呀？”

那全说道：“你一进去就知道了。”

接着门一下子被打开了，只见踉踉跄跄冲进一条影子来。胤稹想这宫女准是让那全推了进来的。胤稹的一个念头不曾转完，只听那宫女惊呼道：“四阿哥！”

“别嚷嚷！”是那全在说话，胤稹随即感到眼前一黑，听得外面高声在说“我把门关了，她长得不怎么体面，爷将就着用吧。”胤稹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他冲上前去，如同扒玉米一样，瞬间把女人身上的衣服扒了个一干二净。胤稹浑身颤抖，他把女人按倒在土炕上，在这个来路不明的肉体上狂吻着，发泄着，身边的世界一下子消失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雨散云收，胤稹身心舒展，在黑暗里草草扎好腰带，收拾停当。胤稹心想，应该有所赏赐。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要留下什么把柄为好。他摸索着向门口走出。“四阿哥要走了？”

“嗯！”胤稹答应着，将脚步停了下来，他在考虑，要怎么叮嘱她两句，不可将此片刻的邂逅泄露。这宫女不知道他的心事，只以为是要她去开门，所以衣服尚未穿戴整齐，便从床上蹦下来，紧走几步到门口，将板门拉开一条缝，探头往外看了一下，回头说道：“外面没有人。”

没有人不走，更待何时？胤稹大步擦身而过，不经意回头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直到此刻，他才完全看清楚她的脸，女人长得奇丑无比，胤稹想到刚才紧紧搂住她的光景，不禁一阵一阵地想呕，懊丧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

### 三

胤稹脚步踉跄地往外奔时，那全一脸笑容地从一旁走了过来，他觉得为主子办了一件大好事。那全看到四皇子的脸色那样难看，不由得愣住了。“马呢？”胤稹脸色阴沉地问。

“在那边，奴才去牵过来。”上了马，胤稹一言不发，打马往北，那全知道他的意思，仍旧翻岭回去归队，便紧跟在他的马后。

胤稹在马上思量，这件事要传出去，自己就缺少竞争皇位的资格了；即使能够如愿以偿得到皇位，他也会留下一个为臣下所笑的话柄，岂不有伤



“圣德”？非当机立断不可！念头已定，胤禛随即勒住了马，仔细向前望去，只见云雾凄迷，正临峡谷；到了一处需要留神的地方了。“那全！”

“奴才在。”

“这儿的地名叫什么？”

“奴才不知道。”那全答说，“走倒走过两回，路很狭，一面是峭壁，一面是悬崖，掉下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吐一吐舌头，加了一句：“爷加小心！”“倒是你该当心！走，带路。”于是那全一拎缰绳，策马而前，胤禛紧跟着，占了靠峭壁的一面，他们几乎是并驾而行。那全紧靠悬崖，用脚碰碰马腹想赶在前面，占住路心，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时胤禛一鞭子挥了过来。这一鞭子不打人，只打马，打马又不打马股，只打马眼。只一下，那全的马像发了癲症似的，狂蹦乱跳了两三下就将那全掀得往上一抛，再往下一落，七颠八倒了好久才落入谷底。

四皇子胤禛头也不回，循山路一直往前，转过一座崖壁，豁然开朗，遥望坡路，有七八匹马疾驰而来，从服饰上可以看出，都是侍卫。胤禛心里明白，必是不见他回队，分途来寻找了。那七八个人望见人影，远远就喊：“四阿哥！四阿哥！”

胤禛勒住了马，看清楚带头的是一名叫赛音乌的御前侍卫。“四阿哥！”赛音乌滚鞍下马，跑下来抱住他的腿说，“可算让奴才找着了。”

“一时不服气，非追上那头鹿不可。到底让我追上了。唉！”

胤禛突然长叹口气。“怎么？”赛音乌站起来问。

“你们去看！”四皇子往回一指，“那全不知怎么不小心，摔到山涧里，连个影儿都不见！我在那儿站了半天，一个鲜蹦活跳的孩子，就这么没了，想想！唉，真是！”他默然地，摇头不绝。“一个孩子罢了！爷不必伤心。”赛音乌说，“万岁爷不见四阿哥，挺不放心的！请快上马吧！”胤禛点点头，上了马。赛音乌派出两名蓝翎侍卫，去查看那全的下落，自己陪着四阿哥，赶回围场。

见了父皇康熙，胤禛倒没有受多大责备，康熙说道：“你也三十出头了，不能像年纪轻的时候，做事只顾自己的高兴。行围也就跟打仗一样，穷寇莫追，为了追一头鹿，把好些好机会丢掉了，不可惜吗？而况，你这又是无谓的涉险。”胤禛自然诚惶诚恐地受教。等到皇子皇孙们全都回到避暑山庄的时候，有手下人汇报说那全脑袋都摔破了，浑身都是伤，死得好惨。胤禛一颗心才放平了。一个小厮摔死了，不算回事，谁也没有理会。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月。

胤禛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简单，正应了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年，康熙皇帝照例又是五月初到热河避暑。大驾未到之前，避暑山庄的总管太监康福就在发愁了，有件事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倘若处理不当，说不定就有好几颗人头落地。康福七十岁了，为人谨慎细密，曾经处理过许多疑难棘手的纠纷，从避暑山庄落成之时，就在这里当差。他对摆在眼前的这个难题，却是一筹莫展。起先还存着希望，等随扈的四阿哥到了，找个机会，在私底下



向他探询其事。只要他承认了，天塌下来有高人顶，自己至多落个监察不严的处分，那知从京城传来的扈从的名单，偏偏就没有胤稹的名字。“怎么办呢？”

#### 四

康福记得这个名叫金桂的宫女，前年就该放出去了，只为她长得太丑，连多瞧她一眼的人都没有，更何况父母双亡，无处投奔，没有家里人来领她回去。好在这里也需要一个干杂活的使唤丫头，所以康福就让她留了下来，谁知道最不会有麻烦的人偏有了大麻烦！冬天刚过，行宫里流传着一件新闻，说是金桂的肚子大了！

消息传到康福耳朵里，康福一开始觉得是一个恶意的笑话，细一打听，方知所言不虚，一下子竟急得几乎昏厥。他将金桂找了来，用他难得一见的疾言厉色喝问，终于逼得她说了四个字，“是四阿哥！”

眼看金桂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康福只有下令，不准她在人前走动。可是流言却是不胫而走，都道金桂怀的是四阿哥的种。大家感兴趣的是，四阿哥会不会承认这回事？等金桂生下孩子来，又将作何处置？平日里显得有些沉闷的避暑山庄被这些窃窃私语声弄得有些声色了。

康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提早来这里安排皇上每日生活的隆科多。

隆科多是康熙身边的红人，别看表面上不露声色，在康熙的众多皇子中，他中意的人是四阿哥。听到康福的报告，隆科多觉得事关重大，决定亲自审问金桂。

等到金桂出现在木屋中的时候。隆科多一看，不禁打个哆嗦，世间真有这么丑的女人！他实在不想看，然而不看不行。视线由上而下，发觉这金桂除了脸以外，实在很够女人的味道，长身玉立，肌肤丰腴，腰当然很粗，那是因为怀孕的关系，若从比例上去测度，未孕以前应该是很好的身段。

隆科多先询问了她的姓名，家里的情况。把闲人都撵走了以后，他又问道：

“你说，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种？”

“四阿哥的！”

听她答得这样子斩钉截铁，隆科多倒困惑了，原来就这片刻工夫，他的心思已有几度反复。起先是将信将疑，因为男女情欲是件无理可喻的事，四阿哥虽然平时很讲究边幅，甚至有点惺惺作态的假道学味道，但一时动情，大了色胆，亦无足为奇。等到一看金桂惨不忍睹的那副仪容，断然不信四阿哥会“饥不择食”到这样的地步。见金桂居然毫不含糊地回答，他感到有些惊讶。他平心静气地问：“你见过四阿哥没有？”

“没有。”

“没有？”隆科多问，“四阿哥差不多每隔一年就侍奉皇上到这里来避暑，你没有见过？”

“回大人的话，”康福作了解释，“她是干粗活儿的，怎么样也到不了皇上、阿哥跟前，所以没有见过。”



“既然如此，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不是别人冒充的呢？”

“谁敢冒充四阿哥？”

这愣头愣脑的一句话，将隆科多问住了，康福便加以叱斥：“不许你这么说话，好没规矩！”隆科多此时有点好奇心发，怕一发脾气，吓了金桂，会问不出真相，所以此时反倒示意康福不必计较，他耐着性子往下问。

“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了，是四阿哥自己跟你说的吗？”

“四阿哥始终没有开口。是那全跟我说的。”

“谁是那全？”隆科多问康福。

“是四阿哥上次来时的贴身侍卫。”康福答说，“去年摔死了。”

“摔死了？”隆科多失声而言，“那不是死无对证的事吗？”康福默然。金桂想想自己的冤枉连一个证人都没有，也委屈了腹中的“皇孙”，不禁悲从中来，不由得抽抽搭搭地掉下眼泪，原来很丑的脸就更难看了。

隆科多看金桂流泪，觉得可怜，同时也更觉得此事有蹊跷。

“我问你，你不认识四阿哥，怎么认识那全？”

“他们都喜欢闹着玩，常常翻过山来掏蚰蚰什么的，就这么认识了。那天他跟我说有一件事情对我说。那全把我骗到小黑屋里，用手一推，随即好快地把门关上了。”

金桂接着说道“刚进门的那一刻，外面还有光，我看清了，四阿哥是卷发。”

隆科多料想金桂也不敢撒谎，于是心里全明白了。在隆科多眼色示意之下，康福仍旧将金桂送回原处，同时叮嘱要安排老成谨慎的宫女陪着她。

隆科多为调查那全坠马丧生的经过，找到了御前侍卫赛音乌。他将当时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那全的死因十分可疑，合理的解释是：四阿哥干了这件丑事，怕那全会当作笑话谈论，有意杀他灭口。

隆科多对胤稹又多了一些了解。他暗地里算计着孩子出生的日期，上年九月初一受的孕，十月怀胎，该在这年七月初一分娩。哪知七月初一没有动静，日复一日，到了八月初一，就是十一个月了！还是音信全无。

## 五

“从没有听说怀孩子怀了十一个月的！”隆科多将大腹便便的金桂找了来，严厉地问，“你到底怀的是谁的种？”

“四阿哥的！”“还提四阿哥！”隆科多大怒，“不看你大肚子，我真要拿大板子打你！”

金桂起誓赌咒，除却四阿哥，不曾接触过任何男子。一面陈诉，一面哭，隆科多的厌恶之心增加了不少。

“我不问你别的，只问你世上有怀了十一个月孕的妇人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什么话也不想说，只请隆大人问一问四阿哥，只要他说一声没有这回事，我死而无怨。不问本人，愣说我诬赖，死不瞑目。”

话说到这样，也没办法再问了，只得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没想到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康熙的耳朵里。这天，他把隆科多招来询问。

隆科多不慌不忙地答说：“出了个笑话，真相还不明，奴才正在查。”





接着隆科多将金桂怀孕十一个月的这桩奇闻，做了一番简单扼要的陈奏。当然，他不会节外生枝去谈那全死因可疑这件事。

“真是四阿哥干的吗？”

“难说得很。这件事关乎皇子的名声，奴才不能不谨慎。”

“那宫女怎么说？是情急乱咬呢？还是始终认定是四阿哥？”

隆科多想了一下答说，“始终认定是四阿哥。”“那容易，你马上派人进京传旨，让四阿哥立刻就来，等我来问他。”

于是隆科多指派亲信，连夜进京去宣召四阿哥，特别叮嘱，四阿哥动身之后先派快马来报知行程。因为照规矩，皇子与王公大臣，一到大驾所在之处，穿着行装赶赴宫门请安，并无私下先行接触的机会，所以隆科多需要知道四阿哥的行程，以便迎上前去，在未到热河之前，就能了解真相。

等到他们见面的时候，隆科多先把这边的情况说清楚，胤稹见事已至此，只得和盘端出。胤稹诉苦道：“舅舅你想，从五月初到九月初，憋了四个月，怎么受得了？加上那天喝了鹿血，格外涨得难受。”想到丑女人的样子，他接着皱着眉说，“别提了，窝囊透顶！”

见此光景，隆科多不忍再笑他饥不择食，隆科多知道胤稹怕别的皇子知道这件事，以此为把柄要挟他，故此胤稹想在皇上面前赖掉这件事。于是说道：“他们要笑，就让他们笑去。你可得按规矩办，跟皇上认错。一时之窘，挺一挺就过去了。倘或不认，事情不了，往下追下去，扯出那全送命的那一节，可就不妙了！”

胤稹一惊，心知隆科多已经了解真相，还是识趣为妙。“是！我听舅舅的话。可是，可是，何以善其后呢？”“善后”事宜就是如何处置金桂母子，生男生女还不知道，此时无从谈起。隆科多想了一下说“这要看皇上的意思。反正金桂会赐给四阿哥是一定的。”胤稹叹口气：“我实在不愿意要那个丑婆娘。”“这还不好办吗？给她搁在一边就是。”

说完，隆科多起身告辞。胤稹送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惑不解，不由得站住脚，将隆科多一把拉住。“舅舅，算日子不对啊！”

“是的！”隆科多用手指敲着太阳穴说“大家都在奇怪。”

“如果另有隐情，舅舅，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

“当然，不过。”隆科多用很负责的神态答说：“决无隐情！”

所谓“隐情”，意思是指另有种玉之人。既然隆科多这样说法，胤稹便正面提出疑问了。“怀孕十一个月而没有生产的，没听说过，舅舅，这又怎么说？”

隆科多有点光火，因为四阿哥的语气，倒像是必须他应该提出解释似的，这也太不明事理了！因此，他淡淡地答说：“这得请教大夫。我哪知道。”胤稹心知道自己措词不妥，已引起误会，急忙歉意地说：“舅舅，我是担心，十一个月不生，生下来倘是个怪胎，怎么得了？”此言一出，隆科多大吃一惊，心想，这话不错啊！说不定就是个怪胎。行宫中出此妖异，传出去必生种种荒诞不经的流言，而皇帝亦必定厌恶异常。这可不能不早为之计。

“不会的！”隆科多先要把胤稹安抚下来。“我知道。不过，舅舅，倘或不幸而言中，又怎么办？”隆科多想了一会儿说“我有办法，我得马上赶回